

新冷戰時代之中美關係

第七屆南南論壇2020年7月10日（香港時間8.30pm-11pm）

論壇前交流第二回合

Rémy Herrera的回應（20200704）

（原文由英語和法語版本）

龍治銘 譯

1.

薩米爾阿明是過去五十年間最重要的、以及少數幾位從歷史唯物主義範疇，在歷史和理論的雙重維度和框架下，涵蓋極為廣泛的主題，成功地詳盡創立了一個全面、渾然一體、和堅實的思想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所強調的那樣，資本主義的內部崩潰是他的作品中所強調的進程的邏輯結果。

從個人的角度，我認為當前高度金融化、受銀行業巨頭寡頭壟斷所控制的資本主義，如今已然從本質上是毀滅性的（對經濟、社會、個人、環境的毀滅，乃至於現在是對人性甚至生命的威脅），但我也認為資本主義被鎖死在系統性危機之中，它再不可能通過它自身的邏輯，通過它自身的動態積累機制，找到所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在美國的霸權之下，這一體系被螺旋式資本主義危機和帝國主義戰爭擋住了前路。誠然，歸因於新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在央行或國家內部），這一體系在過去經歷並克服了許多其他的危機，尤其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但是我相信，當代的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如此嚴重的和深刻的矛盾，以至於我們必須考慮它內部崩潰的可能性。內部崩潰的可能性只可能來自於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加劇，以及來自反資本主義體制鬥爭的擴張和深化，來自民眾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高漲。當前新冠病毒危機通過影響全球化，進而阻礙資本週轉的發展空間，自然而然地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毫無疑問，很快地，當經濟衰退加劇時，這場新冠危機會加速工人和人民的鬥爭。

順便提一句，在地區層面，這場危機將會放大歐洲建設的問題。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國家民眾，已經認識到，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不是歐洲或者美國，而是被西方媒體「妖魔化」的國家，如古巴、中國、俄羅斯幫助了他們。這個所謂的歐洲不過是歐洲資本家用來反人民的工具；是屈從於美國統治階級、屈從於高等金融集團的、德國跨國公司主導的計劃。高等金融集團不僅與世界衝突，而且相互鬥爭，尤其是在「全球化主義者」（由克林頓、奧巴馬、拜登所代表的「民主派」）和「大陸主義者」之間（特朗普）。

2.

從理論的角度，在馬克思之主義者看來，發動貿易戰多多少少和貿易危機有著類似的影響，即預期延緩決定發動貿易戰國家利潤率下降。然而，與危機不同的是，它是由國家發起並組織的；在當前這種情況，即特朗普政府。它為國家帶來了稅收。但是應該認識到，在某種程度上，這場貿易戰間接地對在中國設立的全球化的美國跨國公司

發動（如IT等行業），特朗普聲稱他想將這些公司帶回，並重新安置在美國領土上。所有對這些現象的理解和討論，都必須放置在這樣一個語境中，正如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是統治階級增加資本主義企業利潤的兩件武器。

在最近一篇即將發表的，我和北京清華大學龍治銘教授、天津南開大學馮志軒教授合作的論文中，我們研究了過去二十年間中美貿易的演變。眾所周知，美國貿易赤字逐年擴大，現在已經高達3500億美元。我們指出：1) 兩國之間的貿易存在不平等交換，相對於中國更加有利於美國（中國出口的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高於從美國的進口）；2)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平等交換趨於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的劣勢逐漸消失；3) 不同部門存在著差異，在某些被認為是戰略性部門，價值轉移的方向是相反的（例如：計算機和電子製造業、農業部門、汽車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甚至是醫藥產品製造業）。

或許正是這些變化，揭示了美國霸權在與中國這個當前最為強勁的對手面前，雙邊貿易關係中地位相對下降，這也許能有助於解釋（這正是我們建議的）華盛頓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原因。但是，問題遠遠比這更加廣泛和嚴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這場貿易戰以貨幣戰爭為中心時，美國和美元已經對其競爭對手貨幣發動了數年的貨幣戰爭（如俄羅斯等）。我們正在談論的新冷戰當然也

存在於軍事維度，這意味著有全面軍事戰爭的風險。美國領導人並沒有摒棄這種情況。這對於出於侵略意識形態運動所導致的對抗中國的西方來說，這並不奇怪。即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西方甚至有一些聲音指責中國對這種病毒的傳播負有責任，甚至是製造了它。西方主流高等金融集團的大眾媒體，通過宣傳謊言，正在為人們準備一場軍事戰爭的可能性。

3.

在當今佔主導地位的資本所設想的「脫離危機」的選項中，毫無疑問包含軍事戰爭破壞的計劃。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是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尤其是虛擬資本的積累。過度積累是資本主義無法逃脫的頑疾，這標誌著它的長期結構性地傾向陷入危機甚至腐爛。要避免過度積累，從資本主義自身的角度來看，存在一個極端的但對人民卻是荒謬的方案：大規模地毀滅資本，即通過戰爭。即使最後，帝國主義戰爭使矛盾更加深刻。因此，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阻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通過戰爭來進行「調節」。當務之急是捍衛和平：我們必須切斷金融壟斷

寡頭（主要是美國）對地獄般的戰爭機器的操控，並盡快對它們實行民主控制。不幸的是，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因為金融寡頭不願意做出任何讓步或妥協。一個「改良」的資本主義，以人的面目出現，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種資本主義行不通。因此，我們必須超越它。「去增長」主義包含了一些好的思想，但忽略了主要的地方：人性的敵人、環境的敵人、生命本身的敵人，不是GDP增長，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因此，世界工人和人民的目標仍然是向社會主義過渡。

1 第一個問題關於阿明的資本主義內爆。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redictions」 for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yet catastrophe capitalism seems to hang on, feeding on increasing polarizations and suffering/elimination of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Do you see the current conjuncture of pandemics, economic downtur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suing state and people's responses,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order? In what ways?

我認為應該從指出19世紀經濟學家——從古典經濟學家到馬克思甚至布爾喬亞非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的前途皆有共同的想法來開始討論。它把經濟以至社會本身從封建主義的遺孽中釋放出來，也就是承襲土地不勞而獲的食租貴族，以及利用借貸從房產、自然資源或政府及私人借貸者的資產來榨取利潤之掠奪性銀行及金融部門。

情況一直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政治目標是向土地租徵稅，或者直接通過國有化或社會化而把土地變為公眾範疇。要達成此目標，政治家以民選國會來取代上議院（控制把持上議院的正是霸佔英法等國土地的軍閥之後代）。

由此引發1909-10之英國憲政危機，當時的貴族拒絕一條開徵土地稅的下議院法案。結果是上議院以後再無權阻撓下議院通過的財政收入法案。

與此同時，在銀行業方面，德國與歐洲中部諸國正推動馬克思及社會主義者預測的資本主義演化之自然道路：銀行業工業化[銀行業與工業結合]。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事態狀況。簡單而言，就是工業金融化。

自1945以來，大部分財富源於房地產、股票及債券的資產價格膨脹。而資產價格上升主要源於債務槓桿——因此，支付銀行及股東的償債（利息及攤銷）日益增加。

現在的稅收制度優惠金融投機，資本利得稅還低於針對工資及利潤之稅收，而且容許利息支付可以扣稅。因此ebitda（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愈來愈大部分為FIRE（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所佔有。

因此，西方是金融資本主義——即是說，工業資本主義沒有承擔它本來看似要釋放市場免於經濟租之歷史角色。反之，金融資本主義是經濟租之重要支持者（現在經濟租用於支付利息）。租用於支付利息。企業利潤也是用於支付利息。工業工程學變成金融工程學。

資本主義究竟指什麼？是指工業資本主義抑或金融資本主義？

工業資本主義是美國、歐洲及中國致富之途：通過建造房屋、生產商品、服務以提升生活條件及生產力。此中的動力是雇用勞工去創造產出，然後出售賺取利潤。利潤動機被限於利益社會。

工業投資及經濟剩餘創造富裕。英語富裕affluence的字面意思是「流入」，包括科技、自然及出口收益。

金融資本主義的態勢卻不是這樣。它容許銀行創造信貸以製造金錢，然後承繼財產的人靠向不富裕的人提供借貸而過活。

金融資本主義的基本機制是債務槓桿，以及銀行創造信貸，即是替銀行客戶創造債務，只需簡單創造電子信貸。銀行得到一張欠單——一般以房產或其他資產作為抵押——借貸者以此換取其銀行賬戶獲得注入信貸。

銀行信貸主要用於購買房屋、地產或其他資產，膨脹的銀行信貸推高住房成本（主要在美國及歐洲）及購買股票、債券價格及退休收入。銀行願意借多少錢給新買家置業，房子便值多少錢。

只要銀行放貸超過償債，效果便是房地產及金融市場上漲。住房價格上升為中產階級（最起碼為白人）創造財富。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則受經濟歧視，無法從1945-2020 間之房產泡沫中致富。

可是西方經濟已經達到借貸的極限點，能借的都借出了（loaned up）。75年的上漲到了尾聲。金融、房地產、保險部門變成榨取，而不是創造財富。

金融工程帶來的不再是富裕（affluence[流入]）而是流失（effluence），稱之為：債務通縮。美國所有GDP增長被最富裕之5%人口所佔有，而收入增長則用於支付FIRE部門。

此次冠狀病毒大流行起著催化正在發生的過程之作用。它於2020爆發之際，美國經濟已經歷了12年的奧巴馬衰退。我以此稱之因為他於2008年（甚至先於他2009上任）決定不把主要屬於欺騙性的垃圾按揭債務減免降低至反映現實可負擔房價及負債人實際可支付水平。這個決定命定了後來的事態。奧巴馬反其道而行，讓所有債務在賬面上保留著，他容許、甚至鼓勵銀行對1000萬戶美國家庭（主要是少數族裔）止贖，並把被止贖的物業之產權轉移至不在地（absentee）之華爾街食租所有者手上。奧巴馬同時拒絕起訴那些銀行家。反之，他利用4.6萬億量化寬鬆以及龐大的聯儲局支持來為金融市場救市。

結果2008-2020 間美國的GDP增長歸於5%人口所有，其餘的95%則收縮。經濟兩極化，食租者階級以犧牲勞工及工業為代價獲得攫取頂層財富。我在《殺死宿主》一書中描述了其態勢。

這是資本主義嗎？它並非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資本主義態勢（雇主利用雇傭勞動並提價出售產品以賺取利潤）。自二次大戰以來，世界經濟從工業資本主義態勢朝向金融資本主義。馬克思沒有描述過這個態勢。

此外，美國霸權又添加了另一個特殊的層面。它不僅支持金融資本主義，還有壟斷資本主義。美國希望把所有壟斷集中在手上，卻扼殺外國方方面面的發展及自給自足，從糧食至石油、能源、信息科技、通信乃至核戰爭。

2 How would you defin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A? How do you see this impacting on the two countries and globally in the curr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

為了可以單邊制定全球貿易、投資及央行規則，美國力圖阻止任何國家組織另一套經濟政策。因此它試圖孤立及制裁任何潛在對手，相信威脅要推倒現有的貿易及投資體制會阻嚇其他國家不敢嘗試抵抗美國投資收購，以及對美國的單邊貿易優惠。

這有別於修昔底德陷阱，那是指處於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嘗試打壓對手發展。在2500年前修昔底德的年代，雅典及斯巴達之間的對抗是不同經濟體系之間的鬥爭——民主vs.寡頭，而非相同體系內部的競爭。

可是今天中國及其他上海合作組織國家推動去美元化，創造不同於新自由金融資本主義。諷刺地，中國今天的政策與十九世紀美國體系同出一脈，而那恰恰是讓美國的工業起飛的動力。這些政策包括保護性關稅、供給基礎建設之公共投資，這些基建的服務應該以受補貼之價格供給予經濟體，甚至理想地應該免費：醫療衛生、教育、退休金、研究、發展、農業服務、種子，及其他基本需求，還有受補貼的運輸、通信和能量生產。

這些政策當然屬於社會主義。所以中國是重拾工業資本主義本來應該推動、而事實上在一戰前確實在推動的基礎政策。

這恰恰讓美國恐懼。它希望其他國家金融上依附美國，充當其出口之市場，為其投資者提供利潤。美國投資者試圖收購及私有化其他經濟體的制高點，並對其國民收取壟斷性價格，強迫他們對美國債權者負債。

換言之，美國試圖模仿古羅馬建造一個掠奪性帝國。它試圖借著意識型態及金融手段而非軍事手段來獲取外國的土地及工業。

美國逐鹿霸權，傷害任何潛在的對手，從第三世界糧食生產者以至IT創新者。

在能源、IT、糧食及其他基本需要方面，美國外交強迫其他國家在美國抑或非美供應之間二選一，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化的美國金融系統，包括SWIFT (來自美國的歐盟殖民地)。其當下的效應是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免於美國制裁破壞它們的生產所帶來的威脅。美國的反應是結合暗殺及公開的軍事威脅。

關鍵是要擺脫美國銀行部門及SWIFT體系而達致金融自主，保護各經濟體免於美國經濟戰爭的破壞。

歐洲是冷戰2.0的一張百搭牌。歐洲會繼續像一戰結束以來那樣屈服於美國的規矩嗎（這一次是作為負債經濟體以資助美國在國際上的軍事包圍，以及收購控制外國經濟）？又或者歐洲將會與歐亞大陸各國攜手並掙脫美元圈？

正如某中國古諺語所雲，大意为：「一個人同時走兩條路只會弄傷髖關節」。

3 There are many critical analyses of the problems, but how about so-called 「alternatives」 that do not work, and alternatives that can be pursued at global, regional, national or local levels, such as on finance, economy, decolonization, degrowth, de-nuclearization, re-localization, etc.?

1970年代末，中國發現蘇式共產主義——史太林主義官僚體制——並非可行的增長政策。它邀請費里曼（Milton Friedman）及擁護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做顧問，背後假設是它不僅替代蘇式共產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

事實上史太林主義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避免邀請馬克思主義者當顧問，害怕他們的親國家主義還過於富史太林主義色彩而不能指出一條可行的替代之路。實際上，到了197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離棄一個世紀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經濟核心議題。他們轉向了文化及政治課題。因此，剩下中國來重新打造其政策，「具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多個方面，它的確重拾了馬克思相信將引導工業資本主義自然演化為社會主義的政策。

因此，今天保護中國經濟的關鍵第一步是去美元化。

其次是關於全球暖化、隔離美國出口、航班及旅遊。

就國際外交而言，它須要堅持解散北約，直至美國承諾裁軍條約。

這項政策關乎贏得歐洲，讓它在與歐亞的合作中得到較臣服於掠奪性美國霸權所能享有的更好經濟未來。

4 What is the gist of your propositions for alternative theories, praxis, policies, strategies...?

金融、住房及其他房地產及公共事業應該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而不應被私有化。

為了防止土地投機，應該以土地稅來收繳土地租。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和三卷（及剩餘價值論）是關於以下理論的最好的經濟史：經濟租乃不勞而獲之收入，以及債務的指數式增長超越實體經濟的增長速率及能創造足夠的經濟剩餘以支付債務開支，勢將創造危機，

因此，要推行具生產性、更社會主義的政策，前菜首先得宣佈免債，減記現存債務開支。首先從以外幣計價之政府債務開始，以及那些不經合理估算還債能力而創造的「垃圾借貸」，例如IMF、世銀，及美國對外援助之借貸。

這將不包括按揭債務，因為否則就會向那些為了尋求資本收益而借貸購房的不在地業主提供免費午餐。不管怎樣，取消債務需要繼之以古典經濟學的稅務政策。

人們需要頒布一條基礎法律：假如債權人跟沒有合理償還可能性的負債人創造一項借貸，或者確立一項金融債權——沒有財產止贖或在經濟脅迫下出售資產，那麼這項借貸就被認為是欺詐而應予以廢除。

古典稅項應該主要加諸於經濟租的獲得者之上(人口中的1至10%)。它將建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價值、價格及租理論而對經濟租徵稅——地租、壟斷租，以及資產價格(「資本」)收益。這恰恰是漫長的十九世紀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旨趣，從重農學派與亞當·斯密至李嘉圖、穆爾、馬克思、馬歇爾、帕頓乃至範伯倫。

人們需要創造新的GDP會計形式以評估經濟增長及進步，將FIRE 部門 (金融、保險及房地產)分離出來，並且估量「外部經濟與非經濟」(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例如全球暖化、犯罪、大流行與疾病等的清理費用。

5 Wher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analysis or proposition of other panelists in this group? Why?

我強調債務以及古典稅收政策，防止地租及壟斷租創造一個食租階級。

我強調廢除債務，「清理」經濟以降低生活及營商之成本。

Michael Hudson邁克爾·赫德森 (2020-07-09)

黃鈺書譯

回應溫鐵軍的評論

替代新自由全球化不是簡單地推動多極的世界經濟，而是朝向並非由債務、私有化公共事業的金融機制所主宰的經濟，包括土地、自然資源、信貸及銀行，以及理所當然壟斷的基建，或理所當然屬於公眾的功能，比如教育、衛生醫療、通信及運輸

這套經濟需要納入思考被經濟學家排斥在模型建構之外、被視為「外源」的外部性。

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所奠基展開的也許正是這種經濟。可是金融資本主義試圖扭轉工業資本主義演化的社會主義趨勢，並且把歷史逆轉倒退回封建主義，朝向新農奴制及債務勞役。

相反，未來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將聚焦於今天主流經濟學的價值及成本函數所否定的層面，包括（溫鐵軍指出的）環境因素及衛生健康，還有人類的精神滿足，藝術及文化。

這些層面不會出現在私有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或是公共GDP會計之上。因此，它們不會呈現為GDP的減數項。

馬克思指出疾病如何增加後來成為GDP的計算，因為疾病帶來更多成本。GDP是成本——然而不是改善氣候或社會環境的清理成本。

我欣賞溫鐵軍指出的：制度愈現代化，成本便愈高。美國經濟成為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經濟體。支付FIRE（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的成本成為生活及營商的內置成本。

這些成本是經濟租——不勞而獲的收入，源於強行從公共領域中挖出來而成為的特權（字面意義是「私人法律」）。

社會主義的角色應該是重新整合、治療被金融資本主義所撕裂的社會，金融資本在打造尋租機會的過程中對社會說：「要錢，還是要命」。

這恰恰是美國所支持的新自由全球化的態勢。

金融，正是被私有化成為尋租機會的主要公共事業。這就是為什麼溫鐵軍說：「霸權拼命維持它賴以把債務成本轉嫁給世界的特權」，美國「在資產負債表上無中生有創造大堆數字」。

這正是諷刺之處：美國以負債而非債權經濟體的方式統治世界，這是獨特形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沒有人夠膽如此犬儒去想象這種形式的金融資本主義。

它只有一個世紀的歷史，然而它仍然威脅全球經濟，通過其宣揚的金融化價值觀。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中央化的計劃經濟，由華爾街和倫敦市等金融中心所規劃的[全球]經濟，榨取收入及財產以照顧他們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改善社會及大眾利益。